

潘南時論
潘南徵異
潘南紀行詩
三種

潘南叢書第一輯

潘陽陶明濬著

近人有以思想統一。與不統一爲論者。其言甚博。吾未暇深考。要之此問題。固一極大之問題也。平心而論。思想究竟能統一。不能統一。究竟宜統一。不宜統一。正有大可研究者在。以余之管見。人之思想。有可統一者。有不可統一者。必分而言之。有能統一者。有不能統一者。不能混而一之。吾非故爲此兩歧之言。而掉弄虛機。以自藏其陋也。誠有所見而云然。以舊日之說法。固無所謂思想。不過心而已矣。心者。思想之所自發。今之所謂思想。卽古之所謂心也。古人云人心不同。各如其面。是思想不能統一也。又曰。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是思想之能統一也。二說各執一詞。脗炙於談者之口。孰是乎。孰非乎。何去乎。何從乎。明乎心之能同不能同。則可以言思想之能一不能一。蓋人心也。思想也。小處微有不同。微有不一。而其大處。則無有不同。無有不一者矣。奚以知其然也。卽以人心不同。各如其面二語而言。人而似各有不同。其眉宇之間。皮肉之色。位置目鼻。小有不同。此所以爲妍媸耳。若夫器官之所同具。既謂之人。中外一致。未有樹眉目下。而口在鼻上者。則面之大處。又何嘗不同也。人之思想。亦可以此推之。人之性情有剛柔緩急。聰明拙鈍之分。其所思想者。亦有於此於彼。於新於舊之不同。是乎必不可統一者。然就大者而言。就利則一也。去害則一也。好名則一

也。畏死則一也。其餘聲色之好。安逸之求。十人之中。九人而同。其不同者。有所逃而然。有所託而然。豈出於本心者哉。可知人心大處多同。而思想大處必統一也。就今日而言。思想必須統一而國事。乃有可爲。政府之所以汲汲而求。國人之所以汲汲而望之者。豈非國內統一乎。故國內統一。而後可以合力對外。國內不統一。則四分五裂。結果爲外人之所吞滅降爲奴虜。亦何嘗不統一哉。一於爲亡國奴而已。可知中國必須統一。而後能強。然中國之所以不統一者。正以思想之不能統一也。吾國今日人心非常之亂。此以爲是。彼以爲非。思想太舊者。甚至高談王道。以專制時代。爲再可以有。或以五色旗。爲必當恢復。此不合時宜。不得不變者。其人之思想。固以爲必須於行也。此其迂爲何如。思想太新者。爲必須共產。必須赤化。必須打倒中國固有之法制。一切以外人爲法。必須改造國家。必須棄五千年之文化。乃可云徹底。此種思想正不止謬妄而已。二種人。一爲老年。一爲青年。皆中國之人也。而其思想。若水火之不同。若冰炭之各異。各走極端。無調合之餘地。此大非前途之福也。故今日國家。無一時之不亂。無一日之或安。而人民之死亡。以行主聲。而死。或池魚殃及。不得正其命者。到處皆是。無地無之。思想之不統一。則國之永遠不能統一也。然何爲而或可。曰必擇古今之至人。求其思想。以一吾之思。則無所不同矣。孔子曰。天下爲公。中山曰。天下爲公二人一古之至人。一今之至人。其所見何以相同如此。公之一字。爲古今太平之原也。有一

公字。則凡有私心。不伐自去。戰爭根本化除中國垂危。非公字不足以治之。願一國之人。思想統一於一公字。則國土立時統一。而大戰即日化除。古人豈欺我哉。至人豈有妄哉。

裁兵問題

裁兵二字。吾人日日習見之。習聞之。一種極正當之主義。解決時局惟一之方法。國人心中。亦以中國危機。惟在兵多。救之道。舍裁兵之外。必無相當之辦法。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國內之冗兵。似乎早裁汰淨盡。不復坐糜餉糈。使人民受其累矣。乃考其實際。裁兵二字。不過一種高調。在主持此說者。亦就其所當言者而言之耳。未必計較何日能實行。何時行之能有效也。不過存一種理想。今日不行。則期之明日。今年不行。以限以明年。無論現在之兵。未能加以裁減。而以種種需要。私自招募。國內之大。亦豈得曰無之。以裁兵之理論。懸之國門。而彼此觀望。誰亦不肯先行裁兵。以損其實力。此不肯裁。彼更不能裁。則兵祇有愈聚愈多耳。安有裁淨之希望乎。吾國現有之兵額。可以查考者。已不下。二百五十萬人。每年所費。至少當在五萬萬元以上。國家收入。不過四萬五千萬元。除一萬萬元償還外債。其餘之數。悉充軍費。亦不足一萬五千萬元。耗費如此之巨。長此以往。必至無法維持。正供不足。濟之以苛歛。多立名目。民不堪命。如無相當解決之辦法。一二年亦不能支持。五年以後。真有不堪設想者。故今日救國之術固多。較為切近。較為有力者。舍裁兵而外。更無法可以挽救。然兵之當

裁。與裁兵之必不可緩。國人未嘗不覺悟。未嘗不猛省。未嘗不下十二分之決心。而所以聲浪甚高。旋歸消寂者。則以撤兵者尙未能澈底覺悟。撤兵之利。不裁兵之害也。故種種設施。徒託空言耳。中國之大勢。易動而難靜。十九年來。無日不在戰爭之中。夫戰爭。非兵不可。此用兵以攻彼。彼必用兵以禦之。誰亦不肯示弱。此人思利用多兵。以保地盤。彼人思利用兵以劫取之。其心如此。表面則持一種光明正大之主義，借題發揮。曰吾之用兵。不得已也。有主義也。爲國爲民也。爲一次之大犧牲。將有永久之大利益也。其口如此正大。其心如彼之陰私。不過以之欺人而已。惟其如此。中國戰事。永不能停。戰事不停。兵又何由而裁乎。爲今之計。國人如作裁兵運動。必先爲和平之運動。必能使中國內部。永無戰爭發生。則兵必不可得而裁。不從根本作起。今日勉強裁之。明日何嘗不可再行招募之乎。且兵原不可廢。天生五材。民並用之。誰能去兵。不過用之當有節。懷於必焚之戒。則兵不但無損於人之國。抑且大有益於人之國也。吾願吾國人民。共同覺悟於日尋干戈之非計，從此以後。國內之事。以政治解決。以法律解決。永遠不以軍事解決。則對內不須用兵矣。至於對外。吾國爲民國。無侵掠人疆土之野心。人不犯我。我不犯人。當然不肯輕於言戰也。則對外數年內。亦無兵事之可言，內外皆不須兵。則所謂兵者。備而不用。神武而不殺。當然減裁之。當然節縮之。以其無所可用。故不得不自由裁之也。被裁之人，國家設法收容。或化兵爲工。或化工爲

農。使其人有如歸之嘆。于于以來者。如魚龍之趨大壑。兵又何患乎不裁。而被裁之兵。又何患乎不得所哉。此根本之圖也。若不能停止內戰。而但言裁兵。非所敢聞矣。

仁智勇兼備乃得爲革命民衆

蔣政府前於國慶日曾發出通電。勸告全國同胞。以仁智勇相勉。以外患不足慮。內亂不足平。惟吾民衆固有之德性。至今日而淪亡殆盡。人人以取巧投機爲業。苟且偷安爲心。是非顛倒。黑白混擾。祇知有個人。不知有國家。祇知爭權利。不知負責任。信義蕩然。廉恥喪盡。長此不痛改前非。則根性漸深。滅亡之禍。不必待帝國主義者之侵掠。與共產之動亂。而亦成矣。原電數千言。語語沉痛。字字懇切。我國民聞之。當作若何之感想。而瞻顧前途。誠有不寒而慄者。夫人之所以立國。必有其道。其道維何。則國民之德性是也。中國爲世界第一大國。又爲世界第一古國。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大疆域。如此之長歷史。則當時之國民。必有一種優異之處。當然與亡國之民衆不同。則以智之深遠。爲他民族所不及。勇之強毅。爲他民族所不及。仁之廣被。尤爲他民族之所不及也。不然我國家何以得此。此三者。天下之準德也。載在經傳。垂之永久。示之後人。非以其至重歟。乃近年以來。國民德性漸漓。以至三者無形消亡。由其無智也。科學不能進步。由其無勇也。一與外人戰則必大敗。由其不仁也。則全國之內。互相殘殺。而爲外人造機會。以至有今日之大亂。有不可收拾之勢。非國人失其固有之德性。而致然乎。

而國人乃不能覺悟。前之醉心歐化者。猶詫曰。以其富強。以其物質文明一日千里。故有從善如流之心也。今對其科學藝術。可以救國者。一無所得。但知學其狡猾。學其奢侈。亦可謂不善學者矣。乃近日之青年。以此爲不足學。乃取法乎下。專學俄人之共產。夫共產爲世界所不容。姑不具論。然不視行之者如何。俄人首先發明。首行力行。其結果不免於流離。不免於窮困。不免於分裂。不免於大亂。吾人又奈何學之。學之至極能有好結果乎。吾不知可愛之青年。何其不思之甚也。不當學而學。是爲不智。服從俄人。聽其驅使。而忘己爲何國人。是爲不勇。以國人而害國人。惟恐亂之不甚。亡之不速。到處宣傳赤化。必使莽莽神州。成爲赤色。伏屍百萬流血千里。焉得不赤。對於俄人之職。則誠盡矣。無如己身非俄人而爲中國人何。此皆不仁一念之所致也。革命民衆。而無三者之德性。則必不可以立國。必不可以對外。即使一時。幸告成功。而大亂方從此而起。以根本之已壞。其末不能不顛也。一定之理。國慶之日。本當慶祝。而內則內亂不已。外則外患方始。真無可稱慶者。惟蔣氏數言。其利甚溥。則大有可慶者在。國人能不忘三者之達德。不以三者爲廢朽。則數千年立國之精神。完全在此。四萬萬人。所當拳拳服膺而不失之者也。必如主席所言。鍛鍊體格以立勇。則吸食鴉片廣置姬妾。凡所以斲喪身體者。必免。精進學術以近智。則無業之民。失學之子。必不容於社會而強迫教育。不可不實施。涵養德性以近仁。則舊日之迂拘腐敗。今日之狡猾。貪殘。

儉安。利用。苟且。諸手段。必一一掃除。則革命之成功。乃可指日而待。內無可憂。則外自然無患。而中國之在世界。詎能侮之乎。

培植人才爲救國之至計

吾揭此題。見之者。未有不笑爲老生常談。夫此言至庸至淺。無惑乎人之笑之也。然環顧國內局勢。與世界情形。除培植人才外。真無第二種方法。可以補救者。今有人於此。偶患疾病。舉動不寧。坐臥勿安。問於人曰。用何法以救我。則必答之曰。非藥不可。疾病而治之以藥。何嘗非老生常談乎。而除此以外。別無相當之法。可知老生常談。亦正有不能廢者在也。吾國之在今日。可以謂之多故矣。內憂未平。外侮又起。一波未平。一波又動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。而況并善者而無之。其爲危險。又當何如乎。世運用何道以挽回。惟有人才可以挽回之。國危又何物可以支持。惟有人才。可以支持之。而一國雖大。人才則寥寥無幾。人才者。一種難得之事。若鳥之有鳳。獸之有麟。木之有豫章。水之有江海。山之有秦華出其類。拔其尤者。而後謂之才。非千百庸衆之人。可以冒才字之名。以欺人而炫世也。故得才如此之難。用才如彼之不易。或有才而不及知。或知之而不肯用。或用之而不盡其長。或用之而不專其任。若是則有才與無才等。更有懷才之士。自待甚高。所如不偶。鳥則擇木。木亦擇鳥。若是有才與無才等。此二種關係。在昔則然。在今日則不盡然。今日人才。不同古昔。在古昔稱人才不過文學

一端而已。更進而爲有經濟。有事業。通治術。能治兵。亦不過國人與國人角逐而已。勝固欣然。敗亦可喜。楚人失之。楚人得之。故爲人才也易。則所謂人才也。亦易爲多。今之時勢。非往日可比。往日本國人才。與本國人才比。故易也。今日則一國之人才。與世界之人才比。夫以一國之人才。與世界之人才比。則人才之難得。而當培養也。豈一朝一夕之故。一手一足之烈哉。其必當注意於學校之普及。教育之強迫。日計不足。月計有餘。使一國之人。無一人之不入學校。無一人之不受教育。而後可言培植人才。而後可言得立國之根本。否則斷難有濟也。且平居無事。覺人才非常之多。由舊派眼光觀之。能吟一詩人才也。能作一文人才也。能講考據人才也。能作詞曲人才也。甚至能作一輓聯。一詩鐘人才也。能雕虫篆刻。能繪數筆寫意畫亦人才也。能講碑帖之真偽。能辨金石出土之早晚。亦人才也。何人才之多歟。其於救國。不南轅北轍。相去萬里乎。更由新派觀之。則能一種外國人才也。能與外國人直接談話人才也。能任外國居住多年。或行地球一周人才也。起居飲食衣服。與外國人相等亦人才也。能有當差主義滑頭手段人才也。能知科學之皮毛。大罵本國無文化者。亦人才也能鑽營奔走人才也。能得上司歡欣。永保地盤亦人才也。能籠絡多數人。受其利用人才也。能擁贊千萬。終身在租界地亦人才也。能擁兵倒戈人才也。能擾亂時局。爲外國人造機會。亦人才也。紛紛籍籍。不可枚舉。人才固若是多乎。而中國國事之壞。正在此輩。則才之勝

於不才者。其間不能一寸。吾人若以此爲才。則更何須論。若以此爲不才。則所謂真才者。固別有所在。另一培養方法。而所以教育之者。亦必別有所在。而不可求之於此也。吾願國家從此注重教育。養成專門人才。有益於國家。有救於時局者。有一人則有一人之效。有一人則得一人之力。若是乃可以言救國。

可愛之疆土豈可不注意也

中國國土。非常之大。不但在東亞爲第一大國。即在世界之上。亦未嘗不占第一位。英非不大也。而本部不過三島。其餘皆屬地。遠在異域。人民之種族既殊。則究不能化爲一國。非有強大兵力以統攝之。則將來正未可知。此地要求自治。彼地要求自治。此其意蓋可知矣。俄之領土。非不廣也。然地處絕北。溷陰恆寒。冰雪居其大半不毛之地。非人所居。如萬頃石田。多亦奚爲乎。此二國之外。地之大者。不得不推吾國。然吾國人無遠大之眼光。對於權力思想。非常之充足。一有失望。不惜以性命殉之。雖力之末。爭之惟恐不力。而於國之領土。則視爲可有可無。在自己亦不自知國境究有多大。而與強隣接壤之處。尤爲人所不樂調察者。一則畏事。再則不暇。三者以爲與己無關。外人知中國人心理如此。利用此機。以相蠶食。今日私移界碑。明日公然以爲己有矣。在中國人不但不知。知之亦不敢計較。嗚呼世界之上。真有此好說話之國家。施捨領土。分文不取。貨真價實。主顧焉得而不多乎。在世界以爲怪事。在吾人固以爲常事也。

真可痛惜不孝子弟之可以敗家。固以爲當然也。不肖國民。之不能保國。亦以爲當然也。在己永不自悟。人又將奈之何。敗家之子。尙有伯叔兄弟之告戒。親友之不平。若國民之敗國。尙有誰肯告之乎。在外人之心。方惟恐其覺悟。惟恐其重視領土。而不得再取之也。又安肯以正言告之乎。則國民之耽於權力。死於競爭。將大惑而終身不解矣。又將奈之何哉。即在雲南有果敢縣者。爲英所侵占。而無人覺。今始有人知之。中國以積弱之國。連年多事。自顧之不暇。焉得爭此彈丸墨子之地乎。中緬界限。久已不清。爭之不敢。則懸案已耳。在我人日久已忘之英人則今日進一寸。明日進一尺。不至盡其土地而不已。區區一果敢縣。不過其小焉者耳。數百萬方里之內外藏。英人且將囊括之。久已夫以自已之物視之矣。又何嘗知誰爲主人。當取不當取乎。推廣而言。不止此一處。邊境之上。處處有人萌侵掠之心。俄之於蒙。又何嘗不然。某之於東省。又何嘗不然乎。國人固以爲無可奈何。只好聽之自然者也。國而如此。尙得謂之國哉。尙得謂之有人哉。爲今之計。惟有四萬萬人。一齊覺悟。知國之領土。比各人之性命爲重。一尺一寸。不可讓人。即如果敢一縣。地雖小不能爲英所有。以吾國之土地。英人安得而有之。以全國之力交涉。使之物歸原主而後已。如能交涉圓滿。吾又何求。否則以武力收回。激起絕大戰禍。亦所不惜非因小失大也。不如此則外人以吾國爲販賣土地之國。本已可駭。且進爲贈送土地之國。不用代價。即可得者。此名一傳。世界之國。豈止一英。

而我所失之土地。豈止一果敢哉。則一國之土地有限。而各國之希望無窮。結果亦不免於自滅。米盡尙且人散。土亡人有不死者乎。故此問題似小。其實不可謂小也。此而云小。安有大於此者乎。吾知其必無有也。全國之人。方大夢之不醒。以爲此雲南之事耳。已失之地耳。正可置之度外。嗚呼此而可以置之度外。更當以何事置之度內乎。我欲問之。

答客難

余辦新亞日報。爲時幾一載餘。而未嘗輕有所言。客有過余者。引以爲疑。且從而非難之曰。報紙者。輿論之見端也。要以敢言爲主。要以能言爲宜。不畏強禦。不懼權實。雷霆萬鈞之勢。當之夷然。刀鋸鼎鑊之威。視之若戲。無嚴諸侯惡聲至而必反。悍驍奸惡。清議斷而復存。肝天吼地。手驅蛟龍。此敢言者也。智足以知治亂之未朕。明足以別是非之將萌。人方酣戲。哈臺於睡夢之中。吾獨冷曉。遠識於萬里之外。得其說而存之。可以証於數年之後。因其意而爲之。可以驗於剎那之間。聞者洗耳以聽傾襟以受。不特不厭其言而已。且將書之紳帶。銘之座隅。此能言者也。敢言者識雖不足。胆有可取。能言者。氣雖不王。才有可用。必有此二者。乃可以主輿論。乃以發言樞。今子辦報而先以多言爲戒。是奏樂而惡其聒耳。行潦而惡其濡足者也。畏如宛舌固聲。膠口捫齒。安於緘默之爲愈哉。又何必畏首畏尾。冒能言之名。無短無長。竊能言之聲乎。

余應之曰。子之所以責吾者。誠是而。以之論言。詮則未盡也。天下之事。豈空言所可了。言非吹也。必有所言。所言而不當。雖日日言之。人猶之乎不聽。所言而當。則一言可以興邦。片言可以折獄。彼齋夫以喋喋取厭。齊虜以口舌得官。有志之士。心焉恥之。而今日之言。不患其少。正患其多。不患其不敢言。正患其無忌憚。不患其不能言。正慮其除言之外。一無所長也。何以見之。從前專制時代。士之爲言也。不得不慎。一發語之不當。則入刑網。一措語之失宜。禁錮終身。慄慄衆庶。心迷神醉。得一敢言者。謂之國士。求一能言者。瑞如鳳麟。所以可貴。時爲之也。今日時勢。大異從前。凡在國人。言論皆可以自由。出謀發慮。建端樹議。一聽人之自爲。每有一問題發生。則言者蜂起。談鋒肆開。干雲拂霧。議廢發局。則豐采可觀。露天講演。則安家撫掌。言堂滿堂。言室滿室。家家鶴膝。戶戶犀渠。得社會之歡迎。則有餘。壓羣衆之心理。則不是。可以借此。博得一時之浮譽。而用以斷國論。定國是。危者使平。險者使安。則千百人之中。不得一二焉。故今日人之大患。非不敢也。敢言而不盡責任。則言如不言。非不能言也。能言而不克實行。則不過騰其輔頰。以求一快而已。其賢於玄默端居。遵養時晦者。能幾何哉。余雖不敏。尙不欲若此種人也。安能披無顏之袷。而隨其車旁也。余之辦新亞日報也。因人之言以爲言。吾不能言亦變爲能言者矣。因人之主張以爲主張。吾有不敢言之實。亦可得敢言之名矣。吾之思想極舊。得人之新者。以新吾之舊。則吾思想之舊。

者亦將變而爲新矣，爲計不誠得，爲術不誠巧乎，又何病乎不言，客曰唯唯。子之所自計甚是。子所辦之報。言論也。學術也。思想也。集衆說而存之。新者頗多。以水濟水。誰能食之。琴瑟專一。誰能聽之。願子出子之舊說。參錯其間。得子之舊。而新者益形其新。以子之陋。而美者益增其美。聃鈞天者思下里。鑒八珍者甘蛾醢。吾子其有意乎。余聽其說。過此以往。日日貢其一得之愚。揭之報端。海內宏達若有以教之。則心香而尸祝之也。

嚴防邪教之蔓延

自來國家之治亂。在乎人心之邪正。人心而邪也。則無所往而不亂。人心而正也。則無所往而能亂。驟聞其說。似涉迂闊。而其理正不可易。人心何由而邪。曰由不學之故。人而不學。則其存於中者。蓋寡。而知識一無所有。使其終於一無所有。則空空洞洞。渾渾噩噩。不識不知。何嘗非三代以上之人。而無如其不能也。如井水而空。則四外之泥潦。將必集之矣。非泥潦之能入。而汙濁之也。乃井之枯而無泉。中之所存者無有。則外汙安得。侵入哉。當今之世。人之好學者。少年有爲者。未嘗不好正學。惜其不知道也。有智識階級。少年有爲者。未嘗不好學。而以吾國五千年之文化爲兒戲。對於六經孔子百氏之書。概乎其未有聞。而目笑存之。曰是何足學也。且有無恥之人。以外國多年之故。曰中國書太簡單。吾以科學方法。三月足以盡之。惜乎吾無其時間而已。其出言

如此之狂。其用心如此之悖。其胸中既無學問。茫茫然。是非之不辦。中國學問既無根抵。其他學問。可想而知。於是舍正路而不由。乃從於共產學以其簡單而易盡。將來如何實行。且可在彼中。占一地位。而禍國殃民。在所不計。共產黨人之所以多。非必皆禽獸。而爲一毫之人理也。無正大之學術。以開其心知。而空花客慧。何者非爲幻妄。何者非刀途血路乎。惡風吹船。飄入鬼國。正爲此種人言之也。此等在學校之少年。已爲共產學所誤。一生事業。於是乎淪落赤化赤血。相因而至。共產共管。一定之理。不圖共匪之外。邪教乘之來。亡國之機。若是之多。何人心陷溺之甚歟。昨日竟有拿獲柳河邪教之事。吁可畏乎。其駭人也。其內容非常之複雜。大致此種邪教。假託道德之名。而有盜賊之實。黨徒猥衆。圖謀不軌。幸而當局。細心偵查。不然乘機暴發必且將有不堪設想之虞。不可收拾之勢。嗚呼。亦酷矣哉。道德二字。在今日幾成一取厭之名詞。幸有志之士。從而提倡之。如萬國道德會。宗旨果甚正當。且所爲者。本慈善事業。社會上之人。雖惡其迂。固未嘗。不敬其善也。乃此種亂黨。竟假道德之名。以行其作亂之實。道德之不幸。亦國家之不幸也。大概此類邪教。多爲中年失學之人。中國書既未讀。外國學問亦無有。未嘗不思加入共黨。而共黨又嫌其腦筋簡單。不屑收容之。此等人臭味。亦與共黨不同。而作亂殺人。繳幸一逞之心。固殊途同歸。再有不逞之徒。從中指導。而亂機於是乎伏矣。天禍中國。使之連年戰爭。殺人之多。已不何爲量計。而一

國之人。老弱者無論。不轉於溝壑。亦無益於國家。而健全分子。青年有學者。加入其黨者甚多。青年無學者。又化而爲邪教。則有用之人。所存者。亦少矣。以此少數之人。支持中國。已屬可危。三尺之童。皆能知之。不必有知識者也。爲今之計不得不謀治之之法。而正人心爲第一義。將何以正之乎。曰中國人讀中國書而已。六經孔子之遺。在平時不見有若何之效。在亂世。則一扶付危救良劑也。人心之正道。外邪必不能入。異端邪術。將不攻而自破也。

倒戈之罪惡

今世有不祥名詞。人間之掩耳而走者。則倒戈二字是也。民國十八年來。共發生數次。不必指其事。亦不必指其人。國人當能記憶。言之固令人不寒而慄也。每一次之戰。某方有一人倒戈。則某方之軍心必亂。某方必敗。而對方必得大利。此亦成一種慣例。而爲倒戈之所犧牲。政府也。人民也。直接間接。所受之害。皆不可以紀極。國內之不易統一。兵事之無歲無有。正壞於有此二字。而倒戈之人。從未有因此而得利益者。在軍事緊急之時。對方誘之以厚利。餌之以高官。恭維之無所不至。及乎軍事已解決。戰爭已停止。則以惡其人反覆之故。必不肯信之。不設種種之方。以防制之。必漸奪其兵權。而置之閒散。或竟有加以刑戮。非必對方之人無良也。亦非必烏盡弓藏兔死狗烹也。其人之行事。誠有不可信者。既不爲某方用。又焉得爲我方用。某方用之多年。恩義周

至。尙不能使之不叛。何況新服吾方。焉得保其將來之不再叛乎。自古皆有死。人無信不立。倒戈者長無信者也。最不祥之名稱也。爲軍人者。而犯此病。卽使得志。天下之人。其謂之何。而況天下所惡。人之所忌。萬無得志之理乎。照以前之事觀之。未有一人之不受膺懲者。未有一人之不受厭薄者。奈之何。尤而效之。以自取咎戾乎。原夫倒戈二字。其出最久。不自今日始也。尙書曰。紂率其旅若林。會於牧野。罔有敵於我師。前途倒戈攻於後以北。血流漂杵。一戎衣而天下定。似乎一極善之名稱。而深知天命之在。順逆之理者。不知紂之不善。天下恨之。倒紂之戈尙可。倒他人之戈。則萬不可也。奈何學之哉。今世對於古人。不如從前之迷信。則所以學之者。自不似從前之拘。乃於其大經大法。可以福國利民者。則必不肯學。專取其一二不堪之事。學之惟恐不至。亦可笑矣。孟子所謂不善變。吾援此例。亦可謂之不善學矣。以軍人而論。古之遺訓多矣。殺敵爲果也。致果爲毅也。勇不害上也。尙桓桓如虎如貔也。弗遘克奔也。種種訓言。不一而足。舉無一言之探。一行之似者。而獨於倒戈二字。日日學之。月月肖之。惟恐其有一毫不似者。真無識之尤與矣。每一次戰事。必有人焉。以此二字。從而點綴之。若惟恐國之不亂。民之子遺。戰事之不延長。外人之不輕視者。其用心也。誠非人之所爲矣。此次中俄交涉緊急之中。某輩之稱兵內向。亦一倒戈者也。有兵不用之於俄人。而用之於政府。其爲勢之不順。行之不當。不必明者。而後知之矣。政府爲威